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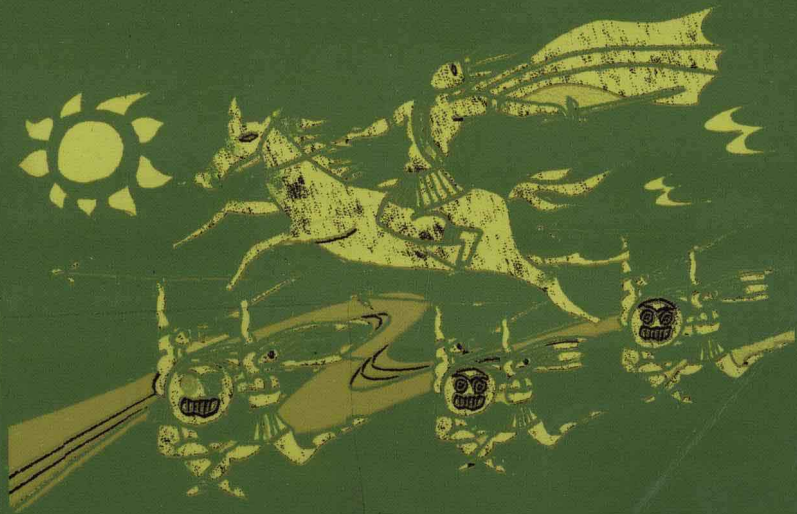
苗河文库

湖南省花垣县文联编

HUA YUAN WEN LIAN

上古蛮尤神话传奇

田彬著



ZHONG GUO MIAO HE WEN KU CONG SHU

中国苗族文库丛书

SHANG GU CHI YOU SHEN HUA CHUAN QI

上古蚩尤神话传奇

田 彬 著



上古蚩尤神话传奇

编著 田彬

开本 850 × 1168mm 1/32

字第 350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张家界湘龙报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张新出准字(2009)第 28 号

印数 500 册

目 录

蚩尤歌	(1)
盘古开天百魔生	(3)
心魔重重蚩尤出生	(7)
蚩尤除蛟	(15)
伽呷伽尼迷乱蚩尤	(22)
蚩尤拜师	(32)
天台受教	(37)
演艺九嶷	(44)
蚩尤配娘熊	(51)
祖熊自陷天魔阵	(57)
洪水滔天	(62)
大索战豆莱王纪(上)	(67)
大索战豆莱王纪(下)	(73)
大索倾心投蚩尤	(79)
蚩尤求师定方略	(85)
夯嘴打鬼联龙女	(90)
蚩尤定计除三怪	(97)
娘熊带子归蚩尤	(104)
蚩尤跃江造弓箭	(109)
蚩央上天偷稻种	(116)
蚩尤误入黑水潭	(122)
姜央射日射月	(129)
蚩尤建造房屋居室	(138)
姜戎之恋	(142)

七戎放水淹黎民	(148)
七戎大战蚩尤	(155)
姜央成婚和诸戎	(164)
蚩尤锥猪定职事	(175)
义收梅山镇五鬼(上)	(181)
义收梅山镇五鬼(下)	(188)
奶夔大闹蚩尤洞	(200)
玛牯巧说封老五	(210)
端阳舍身除顽魔	(216)
蚩尤造梯斩蟒婆	(225)
娘娅起造八人秋	(237)
黛雅殉情报桑成	(245)
帕卡吐子镇狮怪(上)	(254)
帕卡吐子镇狮怪(下)	(263)
帕莱巧嘴定双婚	(275)
伽呷伽尼毒设反奸计	(286)
大夷择婿订三事	(297)
熊起冰冻平江鳄	(306)
玛牯助恶自焚身	(320)
熊起忍辱收天狗	(326)
大夷首开樱桃会	(338)
蚩尤授计烧伽呷	(351)
不兜贾勇收费牛	(362)
蚩尤生啖马扎马熊	(368)
蚩尤斩魔祛瘟疫	(373)
蚩尤宏论除“三害”	(387)
蚩尤一打天魔阵	(396)
帕卡三上天柱	(405)

帕莱大兴八路兵	(412)
祖熊会破天魔阵(上)	(418)
祖熊会破天魔阵(下)	(425)
蚩尤斩魔议三事	(430)
蚩尤锥牛铸大鼎	(439)
后记	(446)

蚩尤歌

哎嗨——

看不完的沧桑风雨
道不尽的流水千秋
往事悠悠，
汗牛充栋史难收。
英雄伏草莽，
传奇遍神州。
谁知？

哎嗨哟——

人道是，
混沌初开生百魔，
荡涤妖氛是蚩尤。
千古事，
万人口。
是是非非，
谁辨曲直。
唱一首山歌俚曲，
胜似甘泉美酒。
无忧！

哎哟嘞——

唱一首山歌俚曲，
胜似甘泉美酒。
无忧。

哦嘞嘞——

喂！

盘古开天百魔生

混沌歌

混沌，
混沌，
阴阳来判，
天和地不分，
不见六合，
怎辨四极。
没终没始，
无死无生。
浑浑噩噩无经纬，
长夜漫漫黑沉沉。
梦，不是梦，
真，未必真。
恍恍惚惚，
朦朦胧胧。
好冷清，
吓煞人。
呀！
这般情景怎领会。

混沌，
混沌。

这首混沌歌唱的是创世之初宇宙的混沌情景。它，是星云？是气流团？还是尘土与其他宇宙物质漩涡？谁也弄不清楚。又有谁会想到就在这朦胧的混沌之中，宇宙的一个角落，却无声无息地孕育着一个生命的种子，它像一粒微尘，静悄悄地躺在黑沉沉的无象之中，随着无尽的混沌漩流，安享着大宇的营养滋润，不动声色，不露形迹地发育成长。不计日月时光短，春秋流转岁月长。也不知过了几年几月，几世几劫，这枚极细极微的卵慢慢地成长壮大，卵中幼雏也随之越长越粗，越长越大，渐渐长成了人形。头颅躯干，四肢百骸，五官七窍，五脏六腑，气血营卫，肌肤毛发一应俱全。长呀长呀，也不知长了几丈几尺，几斤几两，多高多大。四十四亿七千五百八十四亿年前的一天，卵壳突然裂开，进出一个无比高大魁梧的超级巨人来。

说话间，只见巨人打了个翻滚，咕咚翻身起坐，伸开双臂，深深地打了个哈欠，微微地晃了晃身躯，颤巍巍地站立起来，伸着脖颈，仰起头，揉了揉眼皮，睁开明亮的双眼四处张望，小心翼翼地迈开腿，举起脚，跨开步——他这一挺身迈步不打紧，静寂之中只听得一阵咔嚓咔嚓的破裂断折的声音，那团没形没影，无体无象，没斤无两，恍恍惚惚的混沌之体唿地顶开了一条又深又长的裂缝，犹如万里长堤决了口，混沌之物爆炸似地以亿万吨烈性炸药爆炸的力量，摧枯拉朽一般向四面八方迅速而猛烈地展开去，宇宙洪涛汹涌澎湃地翻腾奔涌，围着巨人没命地冲击碰撞，撕拉摔裂。他，就像一座顶天立地的铁塔，顶着激流漩涡，巍然屹立，岿然不动。

风越来越紧，浪越来越高，漩涡越来越急，到那极外之极，猛然“轰”地一声，凝团爆裂，尘灰烟散，天和地分开了，豁啦啦凭空推出一片湛蓝湛蓝的天空来，一个完全崭新的充满勃勃生机的世界

诞生了。

超级巨人头顶青天，脚踩大地，手推云雾，背负碧霄，开眉瞪眼，咧嘴猛笑着又跳又蹦，把一个空旷平整的地面踢踏得深一处，浅一处，沟沟洼洼，凹凸不平，沟壑纵横，峰峦叠嶂，天盖也被震荡得微微向西北倾斜……

尽情跳笑欢愉一阵之后，巨人伸开双臂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俯瞰了一眼脚下的新绿和缕缕轻烟，昂头挺胸，满怀愉悦地挪开脚大踏步地朝前走去。走呀看呀，看呀走呀，自歌自舞，自言自笑。也不知过了几梁几坳，走了多少里，跨了多少峡谷，不吃不喝，不歇不停，汗水像山泉一样汨汨地滚滚流淌，肚子咕咕直叫，五脏六腑都沸腾起来了。他俯身喝水，山泉润不了喉；他仰望碧空，杳冥幽远，没有半点可充饥的食物。肚子饿了还可强忍，嘴巴渴了，火烧火燎似的，喉咙发干，嘴唇开裂，鼻窍生烟，胸口发紧，呼吸不匀，两眼发花……他，多么想喝一口清凉的泉水啊；可是漫漫长空，茫茫赤野，纵有涓涓流泉，怎奈杯水车薪，他为找一潭碧波，一道洪流，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艰难地走呀，挪呀，那双脚就像有千斤万斤，每挪动一步不知道要洒下多少汗水，呼出多少清气；熬呀、煎呀、挺呀、撑呀，终于支撑不住，“噗”的一声，轰然倒卧在空旷的红土大地上溘然长眠了。

巨人长逝了，他没有白来自去，他把自己的血肉之躯，无保留地完全奉献给了生育他的大地母亲，奉献给了天地之间的万物生灵。

他明亮的眼睛变成了送给万物光明的太阳、月亮和星星；气变成了风云雨雪彩霞长虹；皮毛骨肉化成了大地山岳丘陵平原森林戈壁和草地；血脉化成为川谷江河湖海大洋和沼泽湿地；五脏六腑分别化生为人类和万物生灵。大地从此告别了孤寂清冷，真正成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精灵世界。这个开天辟地，创造了万物生灵特别是人类的超级巨人就是创世之父——盘古。

盘古在孕育成长的过程中，体内原本就产生和凝聚了相辅相成、相互对立的清浊二气，只是他在开天辟地的时候，精气力完全集中在开拓天地，创造万物，协调机理的开天门、立地底、分阴阳、辨六和、正八方、定生死、理伦常、别种类……一时顾不上分清浊，那二气便都争着出来，磅礴于天地之间，杂处于万物生灵的躯体之内，灵魂之中，深者入营血，浅者附肌肤，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清浊纠结，皂白难辨。

天气不舒，元阳亢奋，九个太阳同时照耀，九个月亮一起出没；地气壅遏，浊阴失渲洩，海啸山崩，江河塞而不流；冲气不和，神灵失守，人妖混迹，神魔杂处，封猪长蛇横行海洋山林，残害苍生，伽呷伽尼，迷形乱性，散布蛊毒流言迷乱天下……

就是一物之中，一体之内，也因禀赋清浊二气不同，善中藏恶，恶里存善，善恶交织，美丑真伪，纠缠不清，行为诡秘；邪魔跟正道混为一体，好像清水中搅和着色素，大红里掺进了淀青，难分难解，没有一个绝对的纯洁正宗。把一个本来应该好端端的清平世界，锦绣乾坤，搅得烟尘滚滚，沸沸扬扬，不得安宁。其实这正是盘古为了考验和锻炼人和万物的生存意志和能力特意安排的。天之道，万物生灵，兢则生，凝则亡；通则荣，滞则腐。善与恶共生，魔与道同体。此高则彼低，彼扬则此抑，循环往复，至于无穷。是以为道者胸中不可无魔，崇魔者心底不可忘道，此为生存之根。根固则本荣，无根殆。

心魔重重蚩尤出世

盘古开天辟地之后，身体化为天地万物，因为清浊混杂，人类之中除少数圣哲善体阳明之道以外，芸芸众生或深或浅都带上了些儿魔障。那浅些儿的，神明不泯，未失本性，倒还清醒，那些重的，完全丧失了灵性，深陷魔潭之中，浑浑噩噩，全然无知，逞着魔性，贪欲无穷，滋扰四方，吞食同类，祸乱滋彰，流毒深广，构成了人类和谐生存发展的一大祸患。

盘古爷虽已物化，那颗赤心却没有泯灭，眼睁睁瞧着乱纷纷的世界，回想初衷，着实痛疾欲绝，想要挽回，那出岫的云，离瓢之水，发射出去的光，收它回来谈何容易！况且，它们都已久处尘寰，谬种流传，盘根错节，积久成习，思欲消除，何异说梦？想莫管它却又过意不去。翻过来，转过去，反反复复，纠缠不清越思越想越解不开；越解不开越放不下，就像胶着了一般。正是：来者不可知，往者不可收，来来往往把心揪。理，理不清；丢，不能丢。千个头，万个头，恰好似一把乱麻在手头。不知是悔还是愁，真个没来由；久而久之，竟然也着了魔：时清时昏，时明时灭，时喜时忧，时笑时哭，恍恍惚惚的五心不定，六神无主，一时想着出世间，扫清魔障，还世界一个清白，解其冤孽，忏悔前愆，了其初衷，完结善果。一时想：世事本来就沒因沒果，沒始沒终，不过投缘罢了。有缘的，何须求；无缘的，空牵挂。生也是缘，死也是缘。缘分既到，何必回避，不如

因势就利，去到凡尘世上，痛痛快快地潇洒一回，也不枉了跟随大帝开天辟地一场。一时又想：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十个指头尚且不一般齐，好事怎能求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虫子，自然之理，岂能强拗，谈何是非曲直，由它去吧；且留着这颗良心，冷眼看着……扭扭捏捏，徘徊踟蹰，总没个主意，下不了决心。谁知那魔本来就不是个实体，说有就有，说无就无，说来就来，说去就去，飘浮不定，全在一念之间。退之万里，进之万里，差之毫厘，失之万里，是万万走火动念不得的，既已动了念头，即入魔境，如何把持控制得住？一而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愈陷愈深。只有人世磨炼，借助清阳之气，炼其阳明之经，去除魔障，以了劫数，方能反璞归真。大道如此，哪里由得了他，就在寅年马月戊子日这天的癸卯时，那颗魔障重重的赤心，果然冲破了亿万年的孤独和沉寂，从清静无邪的大青山白玉岩里脱窍而出。只因它迷失了本性，长得形体怪异，人不像人，兽不像兽，神不像神，鬼不像鬼。有苗歌为证：

呃呃——
濮^①蚩尤，
不平凡，
身长一丈八尺八，
脚板二尺五寸三。
虎背熊腰狮子口，
钢头铁臂豹子胆。
额上长角背生刺，
两排牙齿三只眼。
一张嘴巴能吐火，

^① 濮 pou 苗语，意为“宗”即宗族；又“祖”，即祖先。亦称祖父为“濮”。同濮即同宗。

三个鼻孔会冒烟。
吼一声，
天发抖。
蹬一脚，
地打颤。
吹口气，
风雷动。
吐把口水，
大地淹。
野猪见了绕道走，
老虎不敢把眼看。
蛟龙碰上缩了头，
山魅撞着打弯弯。
世人见了几多几，
没有一个沾边边。
天地生成盘古化，
独来独往没遮拦。

蚩尤乍到人世，睁开眼睛打一望，但见周围一片光明，天是那么的高，地是那么阔，蓝天白云下边，绿的树，红的花，涓涓流泉，片片青草，山风在林梢低吟，小鸟在林间高唱，美丽的蝴蝶成双成对，在花丛中翩跹起舞……不觉喜上眉梢：早知道世界这么娟秀美妙，悔不该孤独地在地下长眠，枉自错过了这如花的美景，似梦的良辰；天呀，天呀，你为什么不早些儿唤醒了我，禁不住情发于中，兴致勃生，猛然扑过去，朝绿树红花，这里摸摸，那里闻闻，搂一搂，亲一亲。那花，那树只是轻轻地摇了摇，不声不响，没情没意，是那么的冷冰冰，羞怯怯；他对着山风呼啸，山风没睬没理；对着小鸟起舞，小鸟吓得扑楞楞地飞走了；他找蝴蝶，蝴蝶向空中飘飘，他抱泉

水，泉水挣脱而去，留给了他一泡尿……他懵然了，暗叹，这个美好的世界，为什么这样无情，竟然不愿意接受我？我，究竟哪里做错了，你们为什么把我拒于门外？他，凄然地挪着脚，怏怏地，漫无目的地信步走去，走了一坡又一坡，一岭又一岭，那一坡又一坡，一程又一程，所听，所见，所历，都是那么的美丽动人，而又都是那么的冰冷，叫他寒心，流云有意，奈何青山无情？我，一厢情愿地一头热，热乎得起来么？他忐忑而又惶惑，茫然而木然，禁不得彷徨起来，我，该怎么办？

“问题一定出在我的身上”他盯着自己沾满尘灰，黑不溜秋而又灰黄得发锈的身子傻楞楞地掂量了三秒钟，跳进黄河里洗了三天三夜，澄清的河水被染的浑黄浑黄，黄锈没洗脱去半分；跳进钱塘江口冲刷了七天七夜，平静的海水被搅得涌起了九十九丈的浪头，黄锈没刷走五厘；他在大青山下打了一路翻滚，绿色的大地沾满了尘灰，变成了黄土地。他傻乎了，呆呆地发起楞来。他多么希望找到一个伙伴或者能够跟他说话的同路人啊。

天涯陌路思萍水，
穷途无奈念飞鸿。

此时此刻，别说是一个人，哪怕是一头牛、一条狗，或者一只小兔出现在身边，都会有不是亲人胜是亲人的浓郁亲情啊！就在这个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条黄发披肩，碧眼红瞳的长大汉子笑嘻嘻地向他走来——这，不是别人，就是无孔不钻，无处不在，无恶不作，无事生非的魔头伽呷伽尼。

伽呷伽尼走近蚩尤身边，亲昵地拍拍他的肩头，满脸堆笑地说：“啊，小兄弟，看你不是本地人，从哪里来的？碰到什么疑难事了，不妨跟大哥唠唠，只要能帮忙的，大哥一定给你帮忙”。蚩尤看了他一眼，低下头来不吭声：“萍水相逢，非亲非故，怎么好启齿”。“人走江湖都是亲，四海之内一家人，有什么不好讲的！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又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

相识’。你我今日相遇，五百年前有缘，就跟父母兄弟一样，排难解疑，互相帮助是情理中事，何必多虑。”蚩尤见他豪爽多情，就把心里的话对他讲了。听罢，哈哈笑道：“人体肤色，或白或黄，或棕或红，乃是太阳照射所成，何必多虑，由他去吧”。蚩尤听说，一把无名烈火从心底烧将起来：“太阳小子有啥能耐，竟敢将我晒黑，找他评理去”，伽呷伽尼听说，心中暗暗欢喜：“小子可用，不可轻易放弃他”，太阳听说，吓得三天三夜不敢出山。伽呷伽尼又跟他说，是月亮没跟他洗澡，抹身子舍不得花去她的漂白精。蚩尤又去找月亮，吓得月亮七天七夜不敢露脸。两个从此结下了交情，无话不说，无事不相商。

蚩尤的手指太硬，竹筷子不经拿。伽呷伽尼对他说，找铜匠配一双青铜筷子就拿了。他就去铜仁找铜匠，吓得铜匠钻进铜矿井里半个月不敢露头出身。

蚩尤的脚板太粗太长，没得合式的草鞋穿。伽呷伽尼跟他讲，找鞋匠用龙筋比着脚板打一双保准合适又耐穿。他就去卧龙坪找草鞋匠编龙筋草鞋，鞋匠吓得钻进卧龙洞里一个月不敢出声，太平场市上三个月没有人卖草鞋。

世人都长两只眼，只有他长了三只眼。他问伽呷伽尼多的那只眼睛看哪样，伽呷伽尼笑着说，世人能看的两只眼都看了，多的那只眼拿去看世人不能看的。什么世人不能看，那就去看女人屙屎吧！蚩尤觉得很稀奇，为啥女人屙屎不能看，我偏要看一看！他就一天到晚盯着女人，吓得女人们都远远避开他，不敢在他跟前露面，骂他有娘养没娘教，是老天爷蹬脚板掉下来没人要的！

世人额头上都没有角，他的额头上长了只角。伽呷伽尼问他，头上长角做哪样，他回答不上来。伽呷伽尼逗他说，头上长角是拿去撞洞子——那时人们都住在洞子里，几个山洞同在一个山里就叫做一寨，现在苗家还把一寨叫做一山呢——找人家要吃喝的，他就挺着独角满山搜洞子找吃喝，吓得人们都逃离家到野外藏进深